衎石齋記事續稾

衎石齋記事續稾目錄

卷之一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太常公與石山沈先生書墨蹟跋

卷之七

告亾兒寶惠文

衎石齋記事續稾卷一

嘉興錢儀吉新梧

臨安儒學重建尊經閣記

閣於安國山之陽前詹錦谿而俯泮湖中祀前代經師之遺於兩廡者若河閒獻王陸賈以下諸儒皆以時薦馨䜣䜣秩秩登斯閣者攬高深之極致覩兩暘之變態慕儒先之噫歆佩卷袠之芳潤可以忘聲利可以澤爾雅可以通神明而置身千載之上此吾友金君岱峯能於其官稽古表微創意殫力以成之者也臨安學舊有

閣而廢乾隆間修志時故地已別爲祠宇今又百年矣
君爲敎諭始議改建出奉錢經營之不足則典衣嗇食
不徵它財自丙申冬至今工始竣學南舊有樓祀斗魁
者亦復其舊葢急於人情之所緩爲其力之所不能爲
意惟職事所當盡爲士林矜式也旣成索予記不敢辭
尊經閣者葢因前代六經閣遺意而以其尊尊之遂名
之也粤自漢承秦黻拾遺表收散亾興敎勸學肇於孝
文盛於武宣汨於哀平復於明章於是諸經盡顯太常
廣置學官博士各守師說詮雖相反或過而存或疑而

闕不敢顓己是非過佚前聞者尊之至也其閒大師兼
綜諸家葢不多見高密鄭君名德冠世箋詩注禮史稱
其括囊大典學者知歸然春秋古學贍子慎今義發邵
公易敎十言又仲翔得其眞亦見聖言元遠博問精求
而身備之難也會遭世難篇章遺闕於是師法亾古義
晦駁辨與僞書擬經繼作葢自永嘉以後衰至南北分
裂而振之者唐元和以後復衰至五代之亂而振之者
宋唐之尊經也尊傳注當其盛時雖未能闡微言明奧
賾而辨章舊聞實事求是守先待後至於今有賴自人

立新解而傳注束閣且曰吾舍傳而從經不知傳廢而經不可臆決也宋之尊經也尊道德始於高賢名卿修身學古繼以濂洛關中窮理盡性至朱子而集大成行孔曾之行述孔曾之書大道晦而復明雖蔽於凶讒厄於末運臮有元定中原及明之初造叨鑒泯棼生人之禍亟矣一二老生宿儒抱殘守闕苦言濟時而人倫以明人道以立則百世之下其效可睹也遂以其書立科舉法雖爲利祿之勸而當時英達輔世長民者皆出其中正德以後佛學擾之以似亂眞氾濫日甚至於詭託

高妙猖狂妄行糟粕典籍詆爲俗儒葢六經幾亾而禍
亂遂作季世流極天道將復師儒有不用者勤勤補救
於其下亦何及已
聖朝龍興昌明正學庠序之訓傳注道德本末一貫不
爲偏倚前若崑山平湖繼以元和安谿近則愼脩曉徵
皆履仁蹈義多聞愼言期以尊聖師古爲惓惓是固求
道之經涂學者之正鵠也夫惟尊之至則信之篤信之
篤則造之深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
廣大矣道之行也必始於尊聞豈不然哉君孝友邃經

宜有得於是士承其教者毋區時代爲黨伐毋作聰明爲新異謹師法守傳注講道德以求六經之指歸學術既正賢才衆多儒者之效覃及於天下此則君建閣立教之意也夫遂書以復君其邑之某氏舍地爲基暨凡有勞者君將列姓名碑陰予在遠故不具書道光十九年黃鍾之月

新修句容縣學宮記

前咸安宮教習張君之敎諭句容也始至謁學稽典禮正神位春秋執事有虔敬信旣竣而學宮之築自乾隆至今歷年多榱桷之皦宜易新垣墉之陊宜復故仰惟俯惟時不可後於是偕訓導陳君廣鉞勸財庀事縣大夫相與董率之邑人宗人府主事裴鑑歲貢生朱淮等勇義偕來始事於道光十五年乙未迄戊戌夏告成張君書謂儀吉曰屢愧無師資之效幸茲事之集子其爲推原

朝廷建學立敎與夫古昔聖賢爲學之指後世學術獘壞之由切言之以爲多士賜書詞鄭重未敢遽應雖然日月經天謂不知所以推行可也照臨之光謂吾目無覩焉不可也故聖人之道不可見見之於其言與其迹六藝之文備焉尤莫顯於論語洙泗之間夫子與門弟子所問荅大較曰仁曰孝曰士曰君子曰成人曰善人之道言至庸也其及於政也曰愛人曰舉賢曰無倦至於足兵食興禮樂術至平也使仕而不仕子說之未可仕而使仕子惡之鳴鼓攻聚斂也將命抑速成也進退

及門皆以言行然則聖人爲學敎人之意不可見乎葢性道之精不易窺也始於仁孝神聖之詣不可幾也歸於成人治平之方以待用也濟之於禮讓由是察其言行如斯以爲敎勉其言行如斯以爲學其諸孔氏之家法歟與學校者講道論德之地也嚴事聖人赫然臨乎其上將誦其言服其敎也不仁孝之弍不士君子之修不能免於言行之尤悔而急求表見以爲用末流之無失也幾希夫導百川而注之必歸其壑射之中也赴其的今之爲學者尙訓故競文辭以爲才美也吾謂訓故

所從入於聖賢之遺籍者也文辭則有見於聖言而出焉者也其能者或且有以羽翼乎六藝之文矣而退自攷驗修身踐言其人亦多不同於流俗也不善學者徇末而忘本汨其聰明增其矜肆徒馳務於聞見之博不暇求理義之悅心觀其言行與其所記誦判然爲二事則於學問之道果何益乎嗟乎自道之不明漢唐以來沈溺二氏者無論卽儒者之塗亦多岐矣士大夫心思好尚又古今遞變而或至相反相攻詰然必有其終不可變者君子所以貴擇善也吾聞張君在官嚴禮

敎作箴戒甚且張文告於城中不避迂闊之譏不辭身心之瘁範約諸生必以言行爲之的卽聖道之精微廣大自始至終舉將不外於此乎是役也師長倡之多士從之積時累工者三四歲而不怠邑人士之勇於趨善又可知也尤是必也教有以行學有以成而道亦有以明矣竊書所見以復張君並質於邑中之英俊共商榷焉

書潘工部事

凡百工之事之在官者輒爲姦利藪久矣余友潘君吾亭往以工部營繕司主事兼料估所事吏以估册呈君察其浮冒籤下數十處使更造未幾吏弊覺逮刑部君與同官先後去職就訊刑部郎某君謂君之同官贓已承君必與之同考掠君僕蔡姓既誣服而君終不承將請

旨刑訊矣京師士大夫皆洶洶謂吾亭安有是軍機章京程職方春廬尤憤激謂正人能有幾欲鋤去之邪語

頃聞一日軍機大臣奏事將退
仁宗問外間有何事邪近日公事有物議否大臣遂言
其狀
上曰是何言人各有操守郎同失察豈必同受贓邪郎
命禮部尚書盧公赴刑部訊其事初某君詰潘君曰子
既知估冊之浮冒後又召吏欲杖責之而終不責何也
潘君對曰是日召吏吏不至日夕余始出城謂掌印曰
明日必杖責之不可恕掌印諾明日至署則吏已革役
矣凡治吏革重於責且已革不復爲部吏惡能召而責

之邪則又詰之曰凡治官事必有據汝亦部郎也當知之汝得贓有汝僕之供可據汝不得贓其據安在對曰憑虛誣人本無其事焉所得據某君怒譙訶不已君退至請室獨坐浩歎一老獄卒勸君曰盍承諸承卽出矣君叱之吏曰吾好言之何叱爲前工部主事元某拘囚帀月今日承明日出爾君曰事之有無不同何可比也吏笑曰君以元主事果有贓邪則曰元主事逮訊後稍入寓舍糧絕及獄之成何人以錢五十千與之而後出所謂贓者卽此耳君乃大駴已而流涕曰身體髮膚受

之父母何可以身嬰三木辱親哉雖然烈士殉名苟自
誣如元君其孰能辨之吾其刑死可也會盧公至君對
簿如前言盧公曰是也有事乃能見其據無則何據乎
且掌印之革吏由於汝之必欲杖責此易明耳明日盧
公復
命有
旨潘恭常回工部任且
諭曰潘恭常正氣可任用君之受知
兩朝始此某君官刑部積勞是歲京察將保列一等尙

書錢唐吳公難之日周興來俊臣豈可舉於

堯舜之世邪乃列二等後三年始得薦云君性剛正平
居喜啁諕人或易之至論公事侃侃不阿龍江關監督
以歲額不足請於它隘口分所收稅尙書蘇公楞額將
許之君持不可最後爲一帖具列十年來收數贏絀即
兩年前猶有足額者今日不能足額是監督之不能也
彼爲胥吏欺而部以之變法且近加賦何可爲也侍郎
英公和韙君言事竟已南河自嘉慶中始定歲修銀若
干萬兩至是東河援案以請君曰不定數即欲浮冒道

廳上下經營猶不易今與以定數則歲請部撥後但精造銷冊方價悉如例部何從詰之是縱之浮冒也蘇公曰今定歲例視前兩年用數不加多且有所限制部總其大綱事亦簡易君曰河工連年屢失事故用數多豈可爲例邪今徒欲部務簡易它日度支稍不繼使有所藉口及失事彼仍可專案以請豈終能簡易邪蘇公無以難然終不能用君言時論惜之君既出獄工部之長始知君旋奉

命提督兩窑廠不受例餽尚書禧公恩聞之未信謂君

曰工程處大人謂余昨所送琉璃瓦製造不如式令姑收用後當以為戒君曰製造不如式工程處何可收也有誤　欽工咎將誰執大人幸語工程處速以前瓦還工部當更造禧公曰更造豈易言也且事已往子但諭工匠輩戒其後耳君曰此輩空言誥誡何足懲也且司官書生視瓦或不察但能號令工匠更造耳必更造乃可戒其後禧公𡃤爾而笑曰子休矣吾固知子之潔也君後官蘇松太倉兵備督治海運事竣

特賞加按察司銜巡撫保奏初無君名蓋

上亦知君前事將大用君而君以親老告養去尋卒於家君之歸也僑居嘉興君之子承華還本籍錢唐遇夷警避之武康山中數年亦卒余交君三十年心志相得念疇昔周旋歷歷在目而君父子俱殞其家消息亦久不得聞遺孫幼穉恐無有知君事者爲書其梗概以示同人

書三巡撫

從父潤齋先生嘗語余三巡撫之爲人也從父始知鄧州時河南巡撫爲景安公謁見公不禮焉曰唉吾早見除目吾鄧乃得一坊官鄧何以治從父對曰職初外任惟懼不克勝如公言鄧果難治乎景公曰固也爲坊官或有小才但鄧地貧苶何從父立對曰公知鄧難治慮職才不勝進退之唯命若操守上有職祖父下有職身無爲公慮景公熟視笑曰若果勝任耶乃命之任鄧先有爭渠殺人事數年不決前牧往勘衆擊之走從父至

十日而畢居數月政譽翕然景公又微伺從父行事則
大喜它日見曰幸也鄧二兄果能治鄧景公呼人不以
姓氏多以其治所稱之類如此景公後以治軍失律械
繫至刑部而從父以吉安守督糧沈失米被議謁選京
師閒謁大興朱公邸舍朱公問若在外省以所事大吏
孰貪廉從父對曰景公廉朱公愕然曰景安乃不要錢
乎從父對曰大吏貪卽能欺妻子不能欺屬吏誠知景
公廉也已而朱公入見
仁宗諭曰景安至矣軍事久不定欲去一人以警衆加

何朱公對曰大風揚沙連晝夜都人望雨甚恐爲旱且
臣聞景安不要錢
上霽顏曰若乃知操守邪景公竟以是免後十數年不
相聞從父以直隸布政使來京師景公時長戶部見於
外朝久之始識曰若非鄧二兒邪性氣無改前日邪從
父笑曰性如面而無改性亦無改景公曰善也從父又
言後撫沐者爲穆和藺公亦廉從父爲知府穆公舉之
始終不以告後以盜劉之協在境逸謫戍塞外尋卒從
父後署某府知府巡撫某公以巡閱索州縣賂無算至

郡從父以一月養廉贄某公曰汝知府一人何足謀事
若所屬不復有邪從父對曰知府贄雖薄公受之但高
枕而臥苟取諸縣雖多金知府恐不能持其後某公察
從父意誠懇則曰老弟汝安知之吾歲餽和公不得少
少則位不安從父曰是何爲也富貴有命即知府猶不
屑依傍門戶公封疆大臣

上所日夕屬意者清愼勤則位自安政府何能爲也俄

奉

高宗特旨某公徹任去從父謂儀吉曰吏以廉爲本景

公無它政迹惟能廉以保其身我在朱公坐間不自知其口出抑亦天也穆公吾舉主未有以報今乃得其後曰阜幅爲兵部筆帖式汝其普之儀吉因與往來從父歲時賙給之未幾阜幅死無子從父歎曰天道乃不可知邪穆公自汴謫不受一錢賚今乃無後雖然聞其清者亦足以興矣若某公之爲它人貪而終失其位亦可以戒從父後累擢江西山東巡撫攺湖南布政使解組歸亦貧甚府縣大夫皆曰公爲外吏數十年乃無一畞見糧邪則歲時餽米數石從父受之間爲書先儒格言

數紙荅其意今年夏六月從父以時疾謝世壽八十有五諸弟將狀公行事儀吉追憶遺語慨焉欲涕謹記之傳諸人人其亦我從父之志時道光十九年冬十有一月

書賣漿者

兄子子壽官翰林假館繆氏曉起聞賣漿者謂予曰異哉此聲猶吾幼時所聞之人也予曰三四十年矣焉有是此孟子所謂居相似者耳子無刻舟明日又聞之子壽曰吾心乃悽然欲動則召之至不相識問之能言舊時錢大人宅在某所屢易主今燬失矣繆所居米市我從父故居繩匠兩巷相背賣漿者果其人也老鰥無子年亦財六十餘小民執一業終身食其力不改亦事之常耳獨念吾家數十年間科第仕宦父子相繼宗𡻕稱

指以爲盛事者倐然已歷三世何其遽也而子壽讀書講道理守其先業雖三世如一身又何幸也今夫人之於視聽紛紜萬變日接於耳目常有漠然不相入者一旦有所觸而悽愴不自禁此何心也夫可得聞者幼時之聲不可得復者幼時之歲月而此心寂然無物因所觸而自動不待求而得不假思而復至歷數十年憂喜怒欲之後惺然猶相感是子壽之賢也其善愛養之吾知更數十年猶無易也子壽知之矣

此作在己巳冬子壽與予同居時尙有接遴畏大贈

馭人等篇昨夜偶憶此槀錄出付英兒看時已亥冬

十二月

子壽同居記

子壽補官至京師予方假館姑夫繆十二丈澄觀之居卽今潘相國米市大宅也遂同居施榻左右中隔疏櫺卽枕上可遙語時歲已巳杪秋也會逢
仁宗皇帝五旬萬壽日兩人中夜起入　內伺早朝於
左翼門之閤徘徊階下月露中相與語蓋自康熙季年至今我祖父孫子族從深被
國恩遇　慶典常在　朝列去年裴山出藩於汴甫閱歲而我兩人實來何敢不敬愼乃事以無忝先人是日

也見侍郎索綽羅公於廷子壽會試本房師也公甚喜曰久不相見今來必我館可朝夕晤語子壽遜謝退謂予曰吾不欲往也師固言之我對不能盡其詞柰何子謂盍介王勿庵侍郎以達之乎子壽謂侍郎曰有叔年少官輦下昌齡來時叔祖母諭以必與吾兒同居時其動靜謹其出入昌齡故不可去叔而它館王侍郎吶於口不知其言能盡曲折否而公遽慍曰彼以其師爲何如人而不可近邪已矣吾不敢復請予謂子壽曰師也盍往諸子壽笑不言亦終不往也予同年屠孟昭寓繆

居之東衡宇相望喜賓客予嘗從飲孟昭因强子壽去翰林某者負才名意氣揮霍呼子壽前輩而邪𢢾之酒中樂酣譃浪不可止子壽面發赭已而色漸平終席無失言歸而謂予曰今日幾謬誤幸念復齋隨筆語而自默默也發篋郎鐙下其讀大要謂遇人相侵不可有怒意輕薄語一句不可說復齋隨筆者子壽初計偕吾兄檢討書以命之者也它日予怒一僕譙訶不已子壽微誦曰君子貴氣不潛則楊潛之又潛寡過之方予近所譔五戒中語也子大笑葢子壽深愛予婉而盡規類如

此明年春夏從子再遷居六月吾母至京師吾母故愛重子壽子壽事吾母也如母每侍坐語多及外間可喜可美之事以悅吾母母爲之傾聽或當拂意時亦遽解自是子壽常左右予以奉吾母歡四五年間如一日可感也於時姊壻李心畬同官戶部表兄戚瀞江先館李氏亦來風日晴佳吾姊弟閒置酒壽吾母內外孫男女雜遝侍子壽至母輒與問荅蟬聯不絕心畬常默坐瀞江旁聽笑且頷而已諸人者飮皆少吾母亦不喜强酒但燭下環圍自爲酬酢笑言啞啞諸幼戲娭和之爲小

諱母尤歡甚則舉觴以屬子壽子壽必釂或稍露醉猶從容未去必伺吾母劬而後退也母自家居時冬常苦嗽北方嚴寒是歲大劇方委頓牀蓐間而李氏諸幼以次患痘先殤二人予惶駭無以爲姊居相去二里近往來省視揆度醫藥寬老人悲哀子壽無晝夜不離予蓋事皆相代爲之也京師痘科惡全者不十一心畬不知醫慈谿楊君診吾母頗效然自言不習幼科也子壽謂予楊君宜可治叔強之必應予強之果得全一人今大楊秀才德馨也又明年三兒雲壽至兒早登科至是計

借者七矣又以子壽分校遵例迴避會　車駕西巡五臺郎趨晉中迎　鑾獻詩賦蒙　賞緞匹與於　召試又被斥歸兄性巽順屢絀於有司者之試但自咎不得靜學耳平生未嘗一語傷人貌癯瘠若山中僧辟穀者而溫溫愉愉常樂與人爲善有過失務掩覆之蓋行已敬而處事必寬厚以是無疏戚貴賤無不謂兄善人吾母謂子壽曰始以子爲吾家善人第一今第二矣子壽笑曰三叔果不可及也時予自課大兒讀有事出則子壽代兄至亦助予嘗一日中三人更迭督視兒亦不知

孰爲本師也然予與子壽非公事亦不常出聽事三間爲一左右壁倚大廚八列經史習見書略具兒專一几讀三人者各據案披覽攷評相可否亦頗涉道德精麤之旨人多以爲迂卽賓友之迹罕至焉惟同里沈侍郎鼎甫時亦館繆氏及繆丈間來談論鼎甫性嚴正一無所假借而繆丈好爲道家言兒頗喜其說嘗徹肉食子壽不可乃止予與子壽皆嘗觀二氏之書而不溺也亦不深排之以爲蕩塵穢化偏執亦有可取者耳一日共論事子狹中少可詞過峻三兒默不語子壽舉釋家語

謂子某上座示其徒眾曰一切黑白莫分別否子遽曰黑白何可不分也子壽徐應曰此亦是一理自子壽同居三年出必相告歸則相語以一日所見聞必盡朔望謁祠堂予起或後子壽即有事必駕以待予同謁然後出祭日當助祭必不出也子壽妻沈壬申夏至京子居隘乃移去然祭日必蚤至歲除兩房俱展祖父象往來獻拜或至雞鳴即連車共趨　闕下云初先學士公假歸嘗約子壽共修族譜會先公卒子壽遭毋喪不及為以屬儀吉且以少宗伯公乾隆季年所鈔集二百餘紙

俾予錄其副予因更訪求於族父東堂先生從兄衛伯篇章雲集次第纂輯成書自子壽發之也而子壽尤好言吾家舊事葢自少宗伯公歸田後子孫侍側輒爲述祖宗時事老年多復語家人輩皆耳熟焉而子壽記憶尤多同居時日聞所未聞予尤樂之嗚呼今四十餘年矣以子壽之賢遭遇聖明效力馳驅乃自晉藩任以病暫歸踰年遽殞年財五十七子幼兒子聚仁稍述其在官治迹不能詳也予則謂士大夫志意所存有不必仕宦而後見如子壽之

爲人藹實有我先人忠厚正直之遺風不可忘也予必

師之樂稱道之記此以告我錢後之人且共師之也

新鄉錢公祠田記

新鄉錢公祠祀我大父安慶公至今六十餘年矣以公之有德於其縣而縣人之報公久而不忘也可感也縣故有大河及沁河所經地其後雖已徙流及其決也水仍大至壞廬舍爲民患祠在縣南趙郁郁地卑下自建祠以來圮而築者三焉有司亦嘗下令修繕亦往往資民力往者馬營壩之役圮尤甚郁之士民義集數百緡乃克修復儀吉客大梁既久始知其然以爲縣人之報公久而不忘也春秋饗祀備物盡誠亦已難矣又以是

爲父老累非先公意也將謀經費以維永久會同年祥符周中丞贈儀吉草堂貲以置常稔田三十七畝有奇田去祠皆一二里而近樹藝耕斂之宜郝之人習焉俾歲收所入藏之以爲備司其事者李魏諸君也於是李翁榮祖言曰是田也歲有所入積而不用恐典守者或失之吾將歲以所入增置田及其有事則去所增置者以濟用必若是乃可以久儀吉以縣人之報公久而不忘也雖無田猶無替祠祀自茲以後因時制宜諸君善爲之亦無不可久者凡事之有立而無廢也不在於法

制之備而惟恃人心之固結以先公德澤之遠斯民報

本之厚儀吉之爲此也兢兢焉奉仁者之粟以妥侑先

人其諸天道之所許而人心應之竊恃以爲可久者在

此於是榮祖等皆曰子之言然請書之以爲記

廣州增建育嬰堂記

廣州育嬰堂之建也在康熙丁丑其中廢而復也在雍正辛亥屋限於地故所居甚隘而不能加多乾隆己未始移建而稍擴大之即今大東門外子來里之堂是也以至於今又九十有餘年矣歷時既久待育者日眾屋又不足以容則使之居於外於是有司之稽攷莫由周悉而歲時驗視頒給糈錢繦負往來雨風寒暑亦不免焉粵人以為病顧欲人之必歸於堂非大增屋宇不能為也善有同心事則有待今都轉大湖李公之至也廉

以率下明以察物正箴起惰百廢具修暇乃謀所以整飭之者以爲嬰之離散而無方也屋之蕪圮而不治也是名存實亾也於是始葺其舊繼圖其新日增月益聯簷比棟先後增築乳房至百數十閒而未已也乃先增募乳媼三百餘人而其始居於外者次弟招之歸凡夫坐臥之具朝夕之需至纖至悉慮罔或遺媼若歸其家嬰若撫於母熙怡長養生生之氣懽然一堂美矣哉公用心之仁而爲政之周也舉一端可見已夫禮經垂養幼之文周官著任恤之義慈幼振窮固保息萬民之大

政也公之增築是堂也首捐千金爲之倡大府聞之莘先興舉同聲勸分不擾於民而鳩工大集復釐定規制以垂久遠公觀察津門屢有善舉育黎埋胔所全濟於存沒者歲不下萬人略見於章佳尙書公之記葢仁心爲質其天性然也是役也粵人感公勤䘏之厚經制之良謂宜伐石以誌俾來者繼承不替於後予乃列其事而書之

新修環碧園記

廣州負山襟海雄勝甲東南而城中可登眺者惟越王之臺其餘府寺閭里闢廛夾道駢坒而鱗集林沼殆希獨學使之廨環碧之園傳爲南漢藥洲故址吳淵穎所謂湖水凝綠列石嵌奇突兀類太湖靈璧者九即其處也蓋割仙湖之半得九曜之八居淸嚴之地又多宋元遺迹聞者豔之自余來東粤一再過訪惟見叢木湮溼渾泥汩流居舍庳壞黝然不知惠風麗日之及爲悵然者久之今閣學曉林王先生之至也始重葺焉攘其荒

穢導其湮鬱徹牆之中蔽者通三院爲一築屋若干閒因積土爲小山建亭其上環以修篁數千挺梅桂雜花百餘株又增立一峯秀特殊狀於是淸池翠碧闌楯辦華空明澄鮮上下交映晦明風雨之際丹碧芬裔披雲而揚風而前人題銘之字亦皆濯苔蘚而乘時俱出先生其移我情哉夫官廨之所人多以傳舍視之故鮮成而易敗然吾聞古之君子於它邦之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況其居職之地乎且夫官亦傳舍也一日居其位必思一日盡其職亦猶是耳先生之爲此誠君子之用

必哉是役也惡木盡去美蔭舒布無薉材焉樾岸孔固
澄波如鑑無撓清焉地通徑闢居高以臨之蓋吾目無
不見而物無不容則仁智之道焉蓋先生之善爲政而
寓意于茲也宜乎試歷數郡頌聲如一
天子賢之由侍講未一歲連擢至今官今將還京師余
乃緣粵士去思之情而譔斯記始園之葺在甲午工既
竣乃得覃谿翁先生藥洲圖其題識適以甲午亦一異
也並志之

河南重修省城記代鄂中丞

中州左右齊晉拱翼　神京爲西南屏蔽而省治居其中廣平衍沃統楫十三郡州地尤雄勝其城葢始築於唐建中二年李汧公勉鼎宋訖明或廓而增或圮而復至於崇禎季年巨寇馮陵濁波引灌而遺址殆盡矣

聖朝龍興寔始重建其地即宋之內京城也周二十里有奇厥勢巍壯然自茲垂二百年惟乾隆初元嘗一整葺未遑大修也道光二十一年夏六月河決張灣潰護隄而入環城四周洚流超涌幾淩於埤堄前撫部牛公

浹身當衝率吏民晝夜乘墉以守先數月余奉諱還京
師及河警上聞銜
命重來至則五門皆閉拒不得入遂乘小舟登城從牛
公竭力捍禦時方大汛砰訇盪擊揚汨所及城之墮壞
動輒數十百丈鳩治蔴藍籧篨樁橛之用億萬不給緣
城築壩激水使遠而洪濤潰漾俄頃易形變異莫測蓋
瀕危而獲全者數數也牛公總制兩江去余奉
命署巡撫事旋偕　星使從事塞河仍往來巡視至明
年二月河復而城之在巨浸中已二百餘日屏墉頹毀

四壁缺齧積沙壅其外高或踰丈將謀修復工鉅非常而費又無所出知開封府事鄒君鳴鶴舉鄉之搢紳前襄陽府王君前福建同知張君等集議僉以捐輸請余

惟

國家德澤涵濡民知禮讓此邦俗益醇厚蓋好義勸功其志然也遂以奏上如所議行不數月而貲大集乃命有司備物用興人徒百堵偕作城舊高二丈有四尺今增其高一丈又益女牆六尺城之西北隅全圮西及南閒段圮其袤六百丈有奇皆重築焉旁榦題楨長栽短

牏悉用古版築法內土城亦如之厚其頂趾堅其比附滌外垣之沙而更甃之重建五門及內西門亦升其高一丈宋門涵洞升之三尺而開渠使達於惠濟河焉月城及城樓廟宇之屬均復其舊自二十有二年某月興工至明年九月告成大凡用墻塼八百六十萬瓴甋二百六十六萬堊以斤計者八千萬它竹木鐵石之需稱是計縻制錢以貫百二十六萬有奇白金以兩萬七千有奇猶有餘財累數十萬以濬池濠築河隄復貢院凡諸廢墜次弟悉舉是皆

聖德感孚都人士踴躍胥勸展采錯事策力羣效而余乃藉手以有成也民生於焉安業明神於焉秩祀庶司百屬於焉復其常職余旣幸受其成又以爲異時求地志者必將有攷於斯也於是乎書其監司以下及汴士大夫有勞者前以其名入告
詔書褒勵備矣其終始厥事如鄒君先從禦河繼總成築勤勞尤至王張二君勸分節用亦其亞也依古金石之例宜幷書焉

河南重修貢院記 代鄂中丞

國家敬敎勸學崇化厲賢直省都會一皆有試院必擴其次舍辨其闈守嚴其藩棘固其垣墉所以愼攷覈而飭畯良也其在中州明初因元臣竺貞故宅爲之在浚儀街苟完而已其後一移於城西南隅再移於舊巨盈庫至季年河患遂遠遷於輝縣之蘇門不克修復我朝順治中始規城西北故明周邸爲之締構權輿規模尙隘其移建今地則前河東總督田端肅公之所爲也拓號舍至九千間猶不足容多士每試輒編蘆架木爲

棚號附盖之道光己丑前撫部崇慶楊公捐廉率屬士民樂輸者相繼始廓而大之增其舍至萬有一千八百六十六其後十年余奉
命來汴適有事棘闈攬其經營之迹備矣辛丑之夏張灣河決會城當其衝怒濤澎湃上薄埤堄撫部武威牛公督率文武登城捍禦而城中素無儲藭其在工次相距遠卽調發不能以時至乃用前河督粟恭勤公甎工之法設廠懸購甕下之以拒水水輒卻顧民間儲甎少淚旬而盡時猶在伏汛大波卻而復上城盖損壞事急

守城者相與言以試院地近毶用其材以拯危難於是得甎數百萬徂夏及秋物用相繼城賴以全及河復故道井廬安堵瑣尾來歸圖所以修我疆事者則建復城墉濬隍疏渠將以次舉行余惟古者安集勞來之政在定民志而已而士爲民首學校興而後士氣復則此賓興校士之所不可緩也遂於壬寅七月興工明年四月蕆事惟至公堂謄錄所完固仍其舊餘率重建鱗次櫛比萬廈一新凡官府亥舍棟極柱石丹堊煥然頓還舊觀計修建公所七百八十二閒重建號舍萬有九葺復

者一千八百五十七鑿井五凡縻制錢十一萬有奇司其事者某某是役也監司郡守程督既勤而汴之士大夫輸忱勸功亦罔不盡力以克底於成也夫豫省固先賢桑梓地也流風遺韻至今多懋學敦行之士躬被右文之化每科應試來者歲額有加當水患未平猶閧有執經請業於其師者兩年以來余從都人士共事城垣類皆志行醇謹篤於尊親之誼其風尚尤美於以仰見

聖世之教思容保至深且厚而菁莪樂育賢才輩興必

有日新而月盛者因試院落成書以發之且以爲多士
敦勖焉

河南司備倉記

往同年費新橋爲豫藩日漕務總運官有節省銀三千兩歲以充藩司公用者君知之屬諸開封知府悉以買穀建倉儲峙且立案於有司俾後來者得歲歲增益不怠吾民自此庶免於溝壑矣乎是曰司備倉余聞其事舊矣道光辛丑夏六月河決祥符之張灣壞護隄而入城閉民奔走四出多露處樓堞閒錢米皆不出市肆掠奪不可止撫部牛公自工次馳還余言於公宜急發倉振饑以安人心公曰今縣倉豈有米邪余因然費公事

而曰縣倉固無米而司備倉之管鑰卽司掌之不能私斂散宜無缺先是余嘗以詢鄒君鍾泉知其然故言之牛公公用余言得穀若干石悉發而糶之以食民其後乃調河船繞城往來以緩漕衡而運藍料外粟亦因以得人民乃續食是歲無一飢死者人人知有司者之恤民仁且勤而不知費公之爲此有以先之也昔朱子爲社倉於崇安邑人不知凶荒者三十年魏元履之爲建陽長灘倉雖凶年强暴斂迹民皆安堵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爲其事而無其功者固未知

有也雖然以今之功令常平積粟滿天下徒見出內之際官吏姦弊百出盜國儲而傷民財百姓幾以倉爲累及其有事徵發則卷籍外空虛無有嗚呼此費公之事所以不可不記也其斂散必有法以杜浥爛侵冒之患其防弊而廣利必更有程式可使經久者余皆不及聞然使爲之有其誠謀之盡其智舉而措之無難也亦存乎其人耳法於何有自辛丑後河再決又水旱屢告汴歲以多事銀之在官者皆以濟它用丁未春路有婦人棄其嬰者余閔焉爲法收養從同年賀耦庚借此倉屋

以居之賀公新抵任慨然太息曰及秋我必實此倉會
去不果其倉屋高敞工甚固爲之者開封知府後官河
督粟恭勤公也老成作事不苟隨在而然并著之爲來
者勸
新橋先生莅任之初鶴進署襄事兩月司備倉條規
井井皆先生手定而樸園先生成之者也其不交首
邑責成首領專司則鶴管見上陳者若得歲歲踵行
汴城永無飢民矣此款具在條規具在倉屋具在秪
須有心人踵而行之耳此文關係甚巨鄒鳴鶴拜讀

留雲峯記

嘉慶十四年余省裴山兄大梁閒訪趙宋遺迹或曰艮嶽數峯在城南館舍中會行遽不果覯後二十餘年復來屢過其地一日微雨方霽石則蒼潤菿鬱若臨煙水爲延佇太息不已又後數年河決祥符之一覽樓浲水薄城下危甚大府徵藍料不時至則取甎瓴甓之在官者囊繩之以拒河不足繼以石而數峯者殆盡矣明年河復乃築城益高大之千夫竁地起沙而石見焉於時史叔平方講授彝山閒之則傭輦之來置於講堂之

庭稍爲坡陁起伏狀而以艮嶽舊石之名名之曰留雲峯余過之欣賞移晷抑喟然有感於斯也當宣和時人主竭天下之力以治苑囿盡東南名勝地梯巖縋壑窮瑰瑋囷昇載以供上之欲俾夫天地五行之精英山川靈奇美秀之所鍾毓徒以長奢侈承燕私充娛玩而已石有奇骨雖犖何顯至於人代迭更儒者望古論世猶且與蔡京王黼輩權倖之徒分詬豈不惜哉一旦投身蜞波扞難以衞民雖由是滔滔乘流而汨逝也亦可謂任一時之能而盪千載之辱矣況乃屹立城下砥涌濤

屏樓櫓以保我都會烝黎如是哉功成灾弭還於舊墉友文史而興歌詠是何異吉甫文武之臣來歸而飲至蓋自斯石之出於巖壑歷甲子十二周_{艮嶽成於宣和四年壬寅}乃今顯於斯名也傳曰泰山之雲不崇朝而徧雨天下亦言其功之盛耳然則名之雲者及今而始稱豈若前之冒淈寵榮揣量題品云爾哉叔平日有是哉名必其稱而後顯也請書之以廸多士道光二十二年歲次壬寅黃鍾之月

狄恭人義烈記

道光十九年冬十月巡視北城吏科掌印給事中汪報原言前任廣西道監察御史狄聽之妻王氏夫亾子夭於九月二十五日五鼓自縊死有遺筆立嗣給產及遺女嫁資皆剖處詳明從容就義爲世所重請飭禮部覆議以揚節烈而維風化尋部議上得旨準其旌表建坊入祠如例其遺筆一與狄君之同年劉君等曰未亾人歸天水王甥𥘆泣血言夫亾本欲即死諸君俱言撫孤爲重故未敢死今孤兒又夭天之絕

我夫復何言念兩世單傳不可無後得立嗣子心事已了可歸報舅姑夫子於地下矣恭人故所撫姪女年十七以金若干兩託諸劉君爲遣嫁祝氏一諭其嗣子豫明年舁匶歸葬與前母程三棺同穴弟祔於側並令捐金若干兩爲高祖祠祭費成乃父志於是題其終幅曰我自歸家去人休作烈看狄君溧陽人道光己丑進士由刑部郎中轉御史湜以是歲七月幼子驄殤以八月遺筆書以九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恭人江陰人父蘇乾隆庚戌翰林河南衞輝府知府儀吉嘗受業儕嶠先生

也恭人幼慧得先生指授通經史大義詩稟累尺許遭
變後悉焚棄其所題句則康熙間杭州林邦基之妻曾
氏如蘭詩也邦基死曾氏立其兄子爲後葬舅姑畢吞
金死前十日具牒自陳于錢唐知縣周君周君慰而止
之不可亦所謂從容就義者矣并記之

張母支太夫人課子圖記

壬寅冬張方伯曉瞻奉其母支太夫人自益來豫始相識也閒過從曉瞻自言幼孤賴吾母敎育勤苦以至成立也久之聞益詳葢自贈公健齋先生以嘉慶辛酉遷定番州學正踰年遽沒時曉瞻年十有二弟旭臨財八歲耳張本吳人在明爲勳閥有世職康熙中科第中外官尤盛及曉瞻大父從其兄至黔滯留不得歸遂寄籍固窮以沒齒健齋先生棲遲冷官夔士敦氣誼戚友貧者或投止慨然曰于我館屢空豁如也至是殆無以爲

家太夫人竭智盡力乃得御鬣百里還所居卽遣去侍婢盡斥賣衣物爲朝夕糧而使二子從塾師讀猶虞其惰也夜歸必更課之因以正句讀析大義如圖中景象一室之中不盈丈之地篝鐙熒然太夫人據案視書曉瞻立而倍文聲若載紙上琅琅然旭臨手兆冊目炯炯循誦女子子紉箴就餘光補綴於其側曉瞻姊也如是者葢有年曉瞻補學官弟子乃從師於貫山書院每春初太夫人卽遣之行而戒之曰必歲晏乃歸也曰貫山相距數十里汝行止吾皆知也曰愼所與居游無習爲

儇薄也廣順有金氏子四人者皆才俊最幼子長鼎年與曉瞻同學書院中歲暮同歸太夫人延見知其端人也款留累日太夫人常夜坐爲曉瞻述先德艱難覼縷當時情事言及於所天輒掩泣曉瞻亦泣子長方侍坐而聽怵然萬慮俱銷惝怳自失也退而筆之於其交猶太夫人之教子必使習與善人居以成令器又不獨章句課誦之事而已而鄉里後進之彥猶有被太夫人之教而感其本心者如此未幾曉瞻領鄉薦第一而子長與其兄子恭鼎銘皆同榜一時以爲盛事云曉瞻旣通

籍迎養太夫人一衣一膳之美輒戒約之及官於外猶然而特厚於施舍在敘州一日語曉瞻曰城中豈無嫠婦孤兒無所依倚者乎曉瞻乃博訪其人捐千金爲之廩於是有勵節堂之築遡年豫中水患曉瞻拯災䘏貧全活頗衆太夫人既喜且慰冬時散棉衣年垂八十矣猶時有手製以賜貧人蓋習勤爲善貴而能貧又如此太夫人治家仁明尤惜物力常銖積寸累而計及久遠㬥自寄籍後歷兩世猶未有室居太夫人節學官奉人始得典屋七閒曉瞻兄弟居焉庭有果樹一一太夫人歲

於花時豫指其實鬻之以繼膏火計其直僅數百錢耳

亦七開屋中物也今圖中屋右梨杏方華丹白掩映者

卽其事矣道光二十六年蕤賓之月

周端溥妻查氏守貞記

嘉善周生端溥聘妻查氏湖南耒陽尉海昌查君有任之女也海國名門漢京遙胄金石之性受命也堅蘭茝之芬不言自遠邢譚羨其孝行魯薛聯以舊姻甫字聖童驟遭賢劫斯時也縈纓方及於晉陽徵瑟已聞於汴上地踰千里非嫁娶之同郡事距數旬頓幽明之異路人謂六禮未備有會問之明規女曰一與之齊蹈其姜之遺則所幸上世以禮傳家仍感二親不奪其志於是毀琇瑩捐錦綺襲縞素從棧車贍代王之嶺鬱摩笄之

英標入大梁之堞儷操刀之高行羊腸詰屈不見御輪之人鶴馭歸來如在盈門之爛道光二十有八年六月日歸於周氏踐四時之貞信立三綱之大倫嬗百代之宗祊平二儀之傾陷吁可慨也矣其禕而周生者戶部郎中容齋先生之長孫而河南候補郡丞士鏜之愛子也得天委和如日初出虎生而文炳鳳鳴而律諧憶從齠齔見其長成經訓縱橫神采秀徹勝衣出拜頻爲小友之呼惡石難追欲截庸醫之手年十有五溘焉蚤殤時則清曹猶奉於朝班遠道因祕其凶問俄而挂冠神

武思優游於故鄉弭節中途聊相羊於子舍欣欣在抱
擬逸少之分甘惘惘入門失淵明之攜幼坐圖書之府
撫硯長嗟宴桃李之園臨觴不御自是抑塞悽愴者閱
月逾年而未釋焉一旦著簪戾止桑主言迎謁廟而哀
敬著其容登堂而肅雝彰其度安和盥饋之儀溫粹詩
書之氣含章之美履奇節而無矜潛慟之餘屏戚容而
恪事祇祇翼翼愉愉如也由是龐眉之老無孫而有孫
貞疾之姑得婦如得子忠非懷祿而勸有如王蠋之報
齊節以立孤爲難終見程嬰之存趙至行卓焉天性彰

焉僕望古傷心感時濺淚每嘗撫劍而懷徐君之交登臺而拜皋羽之迹況夫不拔之操灼見於中閨難朽之名近在於懿戚巷周生之母吳宜人我長姑沈夫人之外女孫也生始聘於吳繼聘貞女吳則姪其從姑查亦吳之自出其於錢氏皆有婣婭審知本末述高懲之事同人願在其身讀吏生之書王政必始自近日者覺羅相公之婦已荷
褒綸今也臣里貞善之風同扶
聖化不任悃款欽挹之誠竊爲記之云爾

頃見耶鈔宗人府奏大學士覺羅寶興之子閒散覺
羅鍾和本年五月初六日病故未婚妻室那拉氏係
四川同知禧珠隆阿之女年甫十六歲恪遵大義堅
志不移即過門守節奉
旨即予旌表毋庸拘常例年限並著內閣譔擬敕諭褒
獎

世母金恭人名元孫記

世母金恭人年九十矣獨與曾孫崇綬居戚然常寡歡崇綬先有一子殤已又生男恭人稍慰意而曰吾子孫之無惟望崇綬之多子此其始乎名之曰啟已又生男恭人曰民生在勤勤者生之塗也吾家之衰也以惰成德惟勤保身亦惟勤名之曰勤已又生男恭人曰五倫外無學人所當盡者惟此吾望其長而能孝弟也名之曰倫既名皆寓書儀吉言其意書猶存篋中而恭人浸矣它日諸幼稚焉知之謹記之以待其長而授焉勤乎

倫乎其與敍也願長無忘恭人之彝訓夫業勤則心一心一則邪僻無自入而業日以治其旨略與周薇美之言合抑聞之學在盡倫記曰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如此則賢者不敢鶩高遠好新異淪於異端不肖者亦可一日而反其天性恭人之訓豈惟諸孫我宗人聞之或勉焉或惕焉始於救惡終於成德皆將終身孳孳未有已也錢氏之裦庶其有振乎是亦恭人之望也夫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十六日釋期服書

書道家

道家者流蓋出於黃帝老子以淸虛恬澹去耆欲爲養生而已其後乃言修鍊可以長生久視白日翀舉爲在漢文景時以黃老治天下天下艾安至武帝乃好神僊豈淸靜之說流弊至此極與以武帝之雄才大略震動一世其將相大臣多磊落俊傑後世鮮有及者帝奔走驅辱之唯命乃爲文成五利輩所浸惑每屈巳奉之惟恐失其意豈若曹誠聰辨絕世或挾黃白變化甲乙小數有以亂其眞邪抑亦欲生惡死之必勝而適中之也

乃若魏宋之君至從其徒受道籙而不恥抑又甚焉然其時爲方術者但言采藥服食及符讖圖象之屬尤猥陋不足道並不若後來者之言靜坐內修爲近理然亦同于必死今夫畎畞之子持錢鎛犯暑寒耕耘樹畜營營汲汲葢一日勞則一日生卽士夫之家中上之戶皆終歲勤動各從其務以仰事俯育求䆫息且不得何暇養生哉惟夫富貴者之尊其生而欲長有之也輒易惑以予所見聞不可一二數其操術得失不同要之自爲則已耳或且持詭異之見號召徒眾大言欺人其始徒

以圖財利終至殞人軀命而不恤嗚呼其亦不仁甚矣

王樹勳者不知何許人始爲僧教人蔬食獨處爲修鍊或云能前知卿大夫多從之游大臣出治河挾與俱承命恐後已而料河事及工築成敗皆不酬臬文張先生嘗記其事然竟以此入貲得知府官數年爲御史石承藻劾因連及睢州蔣侍郎子蒲爲其弟子

上召問侍郎對嘗與談道然臣實肉食會軍機章京方飯侍郎亦飯盡肉而出然侍郎嘗教人蔬食

上亦知之曰士大夫言修養固不禁然既爲之則不必

仕仕則不當言修養侍郎竟以此罷侍郎之弟子亦衆其尤稱許者長洲彭編修蘊輝以其術修養數年得羸瘵死一子孩幼未幾亦死其妻吳哭泣不食亦死平湖沈孝廉敦禮嘗介編修及侍郎門亦以其術嘔血死侍郎曰是其從道之心不純也人猶多信之者惟江都史公斥其說以爲妄也史公亦好言養生時官編修無事嘗靜坐一僧自大房山來嘗與語從子子壽史公同年也聞聞其說余叩之子壽曰其於養生似有得也余與子壽年少時皆嘗閱二氏書久而後棄之也初至京師

蔣侍郎招余二人飲有所論子壽笑且頷不爲辨余但默坐終席無言及謝出侍郎歎曰此靜者不可及嗣後遂不復往來侍郎罷官後數年以瘡死道光九年余監試會闈史公知貢舉終日危坐堂上庀事精采過人與人語喤喤數百言不已其食羊豕但不茹葷耳嘗以檢察號舍傴僂行櫓幕下數百號還無勸色自余去京師六七年閒有北來者問史公皆曰壯甚似四五十歲人十八年秋治部事稍倦請休沐客視之猶送出門是夕卒年七十餘葢無疾云方監試時豐潤趙君光祖爲提

調官爲余言其同僚伊精阿年十二三時抱鼎瘵瀕死矣行不任步老嫗倚之坐戶外有道士過之曰幸也遇我則問曰嘗讀書乎對曰卒大學一篇耳道士曰善則敎之坐坐而念誠意二字。始在囟下及腹遂納于臍病自愈嫗曰官且不能坐柰何則曰姑試之已而覓坐數月閒夙患嗽上氣疾及夜臥汗出體燔炭一皆愈歲餘體豐碩長而授室有子舉丙午鄉試今爲禮部精膳司員外郎郎曹夜直皆伊君任之但坐達旦無襆被年亦七十矣趙君叩其術則言誠意二字且曰樹老耐風霜

謂人老而衰者不知道者也史公時爲禮部侍郎楊發
諸曹郎皆至余見伊君問之遜謝無所言察其精神內
斂似勝史公今十餘年矣官籍久無其名或云尙健在
然道固無可以不死也

記貓

余從姊適馮氏畜一貓身黼而冠桃遂名之桃善捕迺不傷鳥雀姊甚愛之冬夜寐方熟恍惚聞桃鳴牀下已而登牀遂及面修毛剌於鼻姊怒捽諸地覺視則紅光滿室中大驚執衣起走呼爐火已燎帳幔而免姊曰桃之忠也是告我以火而脫我于難也於是衆呼之忠貓

蘇子曰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然則貓職捕狗職吠吠非貓事也變生頃刻以吠效忠終夷大難而全其

主桃可不謂忠哉昔漢成帝時外戚王氏強盛帝幸孔光第屏左右問光光畏禍不敢言漢祚遂移孔光不如桃隋季盜賊滿山官軍討輒敗裴蘊虞世基典樞要四方告變悉不奏聞煬弑隋滅蘊世基不如桃童貫賂取燕雲徂據空城桃釁強敵徽宗不知父子浸虜賈似道之敗也元人猶請和匿不以告執使怒鄰宋遂失國賈似道不如桃且夫孔光等身爲大臣任軍國之重卽盡言天下事職爾詩曰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當急難雖非其職亦孰不當言者乃徒慮其身攖一捽之

威而坐視其上致焚如之酷歷覽前史亾國之大夫何可勝責哉或曰是有天焉若桃者天不降灾而陰相其物耳余曰是也人間小利害得喪皆天爲之況死生之際乎雖然若光蘊世基貫似道所爲終不能以天之亾漢隋宋而貸其不忠之罪則貓之忠其可以書事在癸丑甲寅閒後四十年余在大梁客言義犬事頰憶之追爲記